

# 目 录

总序.....	v
前言.....	viii
<b>第一章 意大利国家语言能力历史梳理.....</b>	<b>1</b>
<b>1.1 意大利民族和意大利语的起源.....</b>	<b>2</b>
1.1.1 拉丁语的起源.....	2
1.1.2 通俗拉丁语的诞生.....	3
1.1.3 从托斯卡纳方言到意大利语.....	5
<b>1.2 意大利语的发展.....</b>	<b>10</b>
1.2.1 复兴运动时期的语言政策.....	10
1.2.2 王国时期的语言政策.....	12
1.2.3 共和国时期的语言政策（1946年至今）.....	17
<b>第二章 当代意大利国家语言治理能力建设.....</b>	<b>26</b>
<b>2.1 意大利国家语言治理机构和体系的构建.....</b>	<b>26</b>
2.1.1 语言治理官方机构.....	27
2.1.2 语言治理民间机构.....	30
<b>2.2 意大利国家语言规划与实施.....</b>	<b>34</b>
2.2.1 涉及语言规划的主要法律.....	34
2.2.2 意大利语官方语言地位在法律中的隐性体现.....	41
<b>2.3 欧盟框架内的意大利语言治理.....</b>	<b>44</b>
2.3.1 与欧盟一致的意大利语言政策立法.....	45

2.3.2 与欧盟呼应的意大利语言教育政策.....	47
2.4 意大利国家语言治理能力小结 .....	49
<b>第三章 当代意大利国家语言核心能力建设 .....</b>	<b>51</b>
<b>3.1 意大利国家通用语普及和推广 .....</b>	<b>52</b>
3.1.1 意大利国家通用语的确立.....	52
3.1.2 以教育改革为依托的国家通用语普及.....	52
3.1.3 大众媒体与意大利语普及.....	63
<b>3.2 意大利国家通用语规范使用 .....</b>	<b>66</b>
3.2.1 意大利语语法教学的发展.....	66
3.2.2 意大利语规范性词典的发展.....	69
3.2.3 意大利国家公文用语标准改革.....	76
<b>3.3 意大利国家语言信息化和智能化 .....</b>	<b>78</b>
3.3.1 意大利自然语言的智能处理.....	78
3.3.2 意大利国家信息挖掘力.....	81
3.3.3 意大利国家机器翻译力.....	83
3.3.4 意大利语言资源学习与语料库建设.....	83
<b>3.4 意大利国家语言和谐生活 .....</b>	<b>95</b>
3.4.1 意大利少数群体语言发展概况.....	96
3.4.2 面向外国移民的语言政策.....	97
3.4.3 意大利方言政策.....	99
3.4.4 意大利语手语与盲文.....	101
<b>3.5 意大利国家语言核心能力小结 .....</b>	<b>104</b>
<b>第四章 当代意大利国家语言战略能力建设 .....</b>	<b>107</b>
<b>4.1 意大利国家外语教育 .....</b>	<b>108</b>
4.1.1 义务教育阶段外语教育培养要求和考核.....	108
4.1.2 高校外语专业开设与人才资源掌控.....	109
4.1.3 汉语教育.....	114

4.1.4 意大利外语教育特点与不足.....	118
<b>4.2 意大利国家通用语的国际拓展 .....</b>	<b>124</b>
4.2.1 意大利语的国际地位概况.....	125
4.2.2 意大利语的国际地位拓展.....	127
<b>4.3 意大利国家对外话语表述 .....</b>	<b>137</b>
4.3.1 国家领导人话语能力：话语发布渠道多样化 .....	138
4.3.2 国家机构话语能力：发布信息公开透明 .....	141
4.3.3 国家媒体话语能力：国家媒体独立多元.....	142
4.3.4 国家话语外译能力：相对有限.....	144
<b>4.4 意大利国家语言人才资源掌控 .....</b>	<b>145</b>
4.4.1 意大利国家语言人才掌握情况概览.....	145
4.4.2 使用母语的意大利人语言掌握情况.....	147
4.4.3 意大利国家语言人才掌控特点.....	149
<b>4.5 意大利国家语言战略能力小结 .....</b>	<b>157</b>
<b>第五章 总结与启示 .....</b>	<b>161</b>
<b>5.1 中国和意大利国家语言能力比较研究 .....</b>	<b>161</b>
<b>5.2 意大利中小学外语教育的特点及启示 .....</b>	<b>164</b>
5.2.1 意大利中小学外语教育的特点.....	164
5.2.2 对我国中小学外语教育的启示.....	165
<b>参考文献 .....</b>	<b>168</b>

# 总 序

“国家语言能力研究丛书”是2018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简称“国家语委”）重大科研项目“‘国家语言能力’内涵及提升方略研究”的系列研究成果之一。该项目是国家语委首批立项的重大科研项目，立项的背景是，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世界舞台中央，但我国的国家语言能力与综合能力不相匹配。国家语言能力是“政府运用语言处理一切与国家利益相关事务的能力”。它是国家软实力的标志，也是硬实力的支撑。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时，国家语言能力与国家军事实力发挥着同等重要的作用。国家军事实力展现的是使用“硬武器”的成效，国家语言能力展现的是使用“软武器”的成效。国家层面的外交、军事、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活动都需要强大的国家语言能力作为保障。

2016年“国家语言能力”首次写入教育部与国家语委制定的《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该规划中明确写道：“到2020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全面提升语言文字信息化水平，全面提升语言文字事业服务国家需求的能力，实现国家语言能力与综合国力相适应。”从本质上说，国家语言能力的强盛取决于国家综合国力，但国家综合国力的强大不会自动地促成国家语言能力的提升。换句话说，强国可助强语，强语可助强国，但这并不意味着强国定能强语。在目前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形势下，迫切需要我国政府加强领导，社会组织和学者群体高度关注，以形成共识，从战略层面进行规划，并采取相应措施，使我国国家语言能力与综合国力相匹配，让国家语言能

力助推综合国力，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这就是本课题的重大战略意义。

本课题组自获批“‘国家语言能力’内涵及提升方略研究”这一重大科研项目以来，深知责任重大、意义深远。本人在前期研究基础之上，提出了国家语言能力“三角理论”，即国家语言能力由三部分组成：（1）国家语言治理能力；（2）国家语言核心能力；（3）国家语言战略能力。这三个分项能力又各涵盖3—4个维度：国家语言治理能力包括治理机构体系构建、规划制定与实施、语言生活研究与交流；国家语言核心能力涉及国家通用语普及、国家通用语规范使用、国家语言智能化与国家语言和谐生活建设；国家语言战略能力则包括国家外语教育、国家通用语国际拓展、国家语言人才资源掌控和国家对外话语表述。可以看出，三个分项能力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三角形。国家语言治理能力位于顶端，指政府处理国内外两类语言事务的效力和效率，具有全局性和统领性特点，决定着核心和战略两类能力的发展方向和效果。国家语言核心能力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特点，是国家政治安全、领土完整、社会和谐、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信息安全等的压舱石，是国家语言战略能力发展的前提，应置于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优先位置。国家语言战略能力着眼未来，具有前瞻性和长远性特点，是国家对外开放、维护国家主权、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家国际地位的支柱，对国家语言核心能力建设有促进作用。国家语言核心能力和国家语言战略能力又反作用于国家语言治理能力的建设和发展。

在此基础上，本人和张天伟教授、杨佳博士后、董希骁教授、詹霞副教授、戴冬梅教授、李迎迎教授、邵颖副教授、张佳琛博士、董丹博士、汪波副教授等人共同努力，以国家语言能力新理论框架为依据，融合中外视角，对中国、罗马尼亚、德国、法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荷兰、意大利、韩国等国家的语言能力开展了个案式的深入调查分析。《新中国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罗马尼亚国家语言能力研究》是团队取得的首批研究成果。《新中国国家语言能力研究》全面展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以来中国政府在国家语言治理能力、国家语言核心能力和国家语言战略能力三个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彰显了中国国家语言能力的优势，同时也审视其不足之处，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设性意见。《罗马尼亚国家语言能力研究》梳理了罗马尼亚国家语言能力建设历史，并对其发展特点进行了总结和归纳，为探究中国和罗马尼亚两国在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目标、路径和模式上存在的差异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丰富的材料。除了《新中国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罗马尼亚国家语言能力研究》外，“国家语言能力研究丛书”第二批著作《德国国家语言能力研究》《法国国家语言能力研究》《俄罗斯国家语言能力研究》《马来西亚国家语言能力研究》《荷兰国家语言能力研究》《意大利国家语言能力研究》《韩国国家语言能力研究》也将陆续与读者见面。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我们希望能够为学界提供双向互动比较的内外视角，探究中国和其他国家语言能力发展体系的异同，由此借鉴外国经验，提出提升我国国家语言能力的策略，最终将我国建设成世界语言文字强国。丛书旨在抛砖引玉，期待各位专家学者不吝指教。

文秋芳

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 / 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

2021年5月1日，劳动节

# 前 言

“国家语言能力”（National Language Capacity）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 R. D. Brecht 和 A. R. Walton 提出，2011 年经文秋芳教授引进后在国内学术界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在学术界的推动下，人们逐渐认识到国家语言能力建设在国家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作为国家语委重大科研项目“‘国家语言能力’内涵及提升方略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本书以意大利国家语言能力为研究对象，以文秋芳教授提出的国家语言能力新理论框架为理论基础，对意大利国家语言能力进行了深入研究。

全书共五章，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梳理了意大利国家语言能力的历史；第二部分从国家语言治理能力、国家语言核心能力、国家语言战略能力等三个维度重点分析并阐述了意大利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相关政策、具体措施及发展现状；第三部分在此研究基础上归纳、提炼意大利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特点，探讨其中的经验及教训，并尝试对中意两国的国家语言能力进行比较研究，以期为我国的国家语言能力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北京外国语大学文秋芳教授、张天伟教授、董希骁教授和文铮教授全程给予了学术指导，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潘源文副教授对全文进行了严谨审校，北京外国语大学研究生谭钰薇、潘晨和外交部虞瀚博在基础数据收集和资料整理方面做出了诸多有益贡献，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各位编辑给予了专业帮助和充分信任，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有助于读者增进对意大利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了解，为学界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大量文献资料和数据，适合语言政策研究者、意大利语言国情研究者及高校意大利语专业师生参考使用。

董丹

2022年8月24日





# 第一章

## 意大利国家语言能力历史梳理

意大利共和国（Repubblica Italiana），简称意大利（Italia），位于欧洲南部。国土面积约为 301,333 平方千米，主要领土包括亚平宁半岛（又称意大利半岛）、西西里岛、撒丁岛以及坐落于瑞士卢加诺湖湖畔的境外领土坎皮奥内（又称金皮庸）。意大利地理位置战略意义重大。半岛三面环海，东临亚德里亚海，与巴尔干半岛相望；南临第勒尼安海，墨西拿海峡将半岛与西西里岛分隔；西临伊奥尼亚海，遥望撒丁岛。意大利与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阿尔巴尼亚、希腊、马耳他和突尼斯隔海相望；北部阿尔卑斯山地区由西向东，依次与法国、瑞士、奥地利以及斯洛文尼亚接壤。意大利领土完全包围了两个微型国家——圣马力诺共和国和梵蒂冈城国。意大利领土最北端是位于阿尔卑斯山区的普雷多伊小镇，最南端是位于地中海的兰佩杜萨岛，最西端是与法国接壤的巴尔多内基亚市，最东端是与阿尔巴尼亚隔海相望的奥特朗托市。

意大利共和国在行政上划分为 20 个大区，其中包括 5 个由于文化原因和少数民族的存在而设立的特别行政区。大区是意大利的一级行政区，类似于中国的省；大区以下又划分为 14 个超大城市，93 个省，7,904 个市（镇）。除了首都罗马之外，意大利重要的城市还包括米兰、都灵、热那亚、博洛尼亚、佛罗伦萨、那不勒斯、威尼斯等。

根据意大利国家统计局 2020 年公布的数据，该国人口为 5,930 万，是欧盟第三人口大国，仅次于德国和法国，居世界第 23 位。<sup>1</sup> 意大利 94% 的人口为拉丁族意大利人，主要的少数民族包括：撒丁人、弗留利人、拉第尼亚人、法兰西人、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希腊人、阿尔巴尼亚人等。意大利语起源于 13、14 世纪的佛罗伦萨方言，是全国通用语，约有 5,800 万居民使用。据 2015 年的统计数据显示，90.4% 的意大利居民以意大利语为母语。在世界范围内，意大利语的使用人数排名第 27 位。值得注意的是，意大利语并未在《意大利共和国宪法》(Costituzione italiana) 中被确定为官方语言，本书将在相关章节中专门讨论这一问题。意大利语是欧盟的官方语言之一。西北部的瓦莱达奥斯塔、东北部的特伦蒂诺-上阿迪杰和弗留利-威尼斯朱利亚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分别讲法语、德语和斯洛文尼亚语。

## 1.1 意大利民族和意大利语的起源

### 1.1.1 拉丁语的起源

和欧洲其他民族一样，意大利人是新石器时代生活在半岛上各民族的后裔，包括历史上的伊特鲁里亚人、罗马人、拉丁人和说印欧语的意大利各族，例如翁布里亚人、萨宾人、高卢人等。

公元前 10 世纪左右，拉丁人迁徙到意大利半岛，在拉齐奥地区定居，主要从事牧业生产，并将罗马作为自己的生存基地。随后，伊特鲁里亚人在意大利半岛中部的西海岸定居，在半岛中部占领了广大地区，他们在半岛上建立的最早的国家，于公元前 6 世纪达到了巅峰。公元前 8 世纪，腓尼基人从北非来到意大利半岛，在西西里岛和撒丁岛上建立殖民地；与此同时，古希腊人也开始长期在意大利南部地区和西西里居住，形成了“大希腊”(Magna Grecia)。在与伊特鲁里亚人、古希腊和腓尼基殖民地居民的接触过程中，半岛上原有的相对落后的各民族开始改变生活方式，学会了种植农作物，掌握了冶铁技术，并开始使用文字。

---

<sup>1</sup> 意大利国家统计局官网，<https://www.istat.it/>(2020 年 12 月 31 日读取)。



意大利语的形成要追溯到拉丁语的演化。生活在拉丁姆地区（今拉齐奥大区）的罗马人于公元前 8 世纪左右（相传为公元前 753 年）建立了罗马城。他们讲的印欧语方言就是拉丁语的前身。拉丁语与伊特鲁里亚语和奥斯坎-翁布里亚语（拉丁语正式出现之前中南部方言的总称，碑文考古可追溯到公元前 5 世纪）有着紧密的联系。后二者对拉丁语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词汇层面。如拉丁语中 *populus*（人民）、*catena*（链条）等词即源自伊特鲁里亚语；而许多动物的叫法则来自奥斯坎-翁布里亚语，如 *bos*（牛）、*ursus*（熊）等。同盟者战争结束（公元前 88 年）后，古意大利人战败，罗马共和国统治了波河以南的半岛地区，伊特鲁里亚语和奥斯坎-翁布里亚语彻底失去优势地位，拉丁语逐渐登上了历史舞台。此外，希腊人的影响也不容小觑。公元前 800 年前后，希腊人在本土建立了众多城邦，这些城邦逐渐向外扩展，在海外建立殖民地。从地形上看，海外殖民扩张的最佳去处就是意大利半岛南部和西西里岛。公元前 700 年到公元前 650 年，意大利南部的希腊殖民城邦已多达数十个。希腊人不仅带来了字母文字、航海技术和工商业技术，还引入了希腊的城邦公民政治制度。因此，在航海术语和政府文件中，希腊语的影子频频出现。古体拉丁语（*latino arcaico*）留下的史料记载不多，零散的文学作品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3 世纪，如李维乌斯·安德罗尼库斯（*Livius Andronicus*）的诗作、格涅乌斯·奈维乌斯（*Gnaeus Nevius*）的喜剧等，最出名的当属普劳图斯（*Plautus*）的喜剧，这也是现存最早的拉丁语文学作品。

### 1.1.2 通俗拉丁语的诞生

公元前 509 年，罗马市民驱逐了“傲慢者塔克文”，结束了王政时代。此后，意大利相继进入共和时期（公元前 509 年—公元前 27 年）和帝国<sup>1</sup>时期（公元前 27 年—公元 1453 年）。罗马共和国诞生之初内外交困，经过一百多年的斗争，基本控制了意大利半岛的中部地区。后经三次布匿战

1 公元 395 年后分为西罗马帝国（395—476）和东罗马帝国（395—1453）。

争和对马其顿、希腊、西班牙及小亚细亚的攻占，罗马成为当时地中海唯一的统治者。在共和国对外扩张的同时，国内社会各阶层矛盾突出，出现了一系列平民反抗贵族的斗争、罗马与意大利半岛上同盟者之间的斗争以及大规模的奴隶暴动。公元前 27 年，屋大维（Ottaviano Augusto）开启了帝国时代。公元 395 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公元 476 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公元 536—552 年期间，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夺回了半岛上的大片土地。公元 567—774 年，伦巴族人在意大利半岛北部与中部的非拜占庭地区建立了公国。公元 800 年，教皇利奥三世为法兰克王国查理曼加冕，后者成为罗马人的皇帝，象征着欧洲封建时代的开始。同时期的意大利半岛南部则由阿拉伯人占领并统治，巴勒莫等西西里城市逐渐成为地中海贸易交往的战略要地。阿拉伯人致力于对古希腊经典文献的翻译和积累，为文艺复兴的萌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030 年，诺曼人在普利亚建立了王国，并以此为据点在 1061 年入侵西西里岛建立了王朝。诺曼人的霸权后被粉碎，与意大利北部一样，南部地区也由罗马教廷和神圣罗马帝国统治。

随着国家版图的扩大，拉丁语不仅在亚平宁半岛取得统治地位，淘汰了其他亲属语言，还作为官方语言被推广到罗马帝国的各个行省——西起伊比利亚半岛，东抵黑海之滨，北至布列塔尼半岛，南达非洲地中海沿岸。同时，拉丁语也在不断变化。

屋大维时期使用的书面语称为“古典拉丁语”（latino classico），此处的“古典”一词（拉丁语 *classicus*）原义是“第一流”“最上乘”，在当时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文学用语形式（*modello letterario insuperabile*）。以 *classicus* 命名，另有区分不同阶级（*classi*）之意；当然，作为“第一流”的古典拉丁语只能为“第一阶级”的权贵之流或杰出文人使用，他们当中出现了众多精通修辞和诗歌的作家，如西塞罗、卢克莱修、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等。

而彼时的拉丁语口语，无论在用词还是发音上都与古典拉丁语有很大区别。这种拉丁语即“通俗拉丁语”（latino volgare），它在罗马帝国庞大



的版图上随着所在地区的发展产生了相应的变化，在不同地区呈现出了不同的语言形式。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罗马中央集权不复存在，拉丁语口语根据各地方言的特点加速变化，从而形成了多种拉丁语变体。这些语言都是罗马人的语言，都产生于拉丁语，因此被称为“罗曼语”（“罗曼语”一词来自拉丁语副词 *romanice*，意为“以罗马人的方式说话”）或“新拉丁语”（意为“新式的拉丁语”）。

据史料记载，通俗拉丁语最早在公元 10 世纪左右开始用于书写，但因没有规范的语法和书写模式参照，起初和书面拉丁语混用，寥寥出现在“维罗纳谜语”“科莫第拉墙文字”以及“卡普阿诺公证书”中。一般认为，第一份由通俗拉丁语书写的文件是公元 960 年的“卡普阿诺公证书”。这是一份有关蒙特卡西诺的本笃会修道院（*Monastero di Montecassino*）和封建领主罗德尔夫·阿奎那（*Rodolfo D'Aquino*）之间的土地纠纷判决书。文件中居民的证言部分由通俗拉丁语写成，文件原文为：

*Sao ko kelle terre, per kelle fini que ki contene trenta anni le possette parti Sancti Benedicti.*

这句著名的证言由法官当庭记录下来，证人以坎帕尼亚方言证实有争议的土地属于本笃会修道院。

### 1.1.3 从托斯卡纳方言到意大利语

从 11 世纪开始，欧洲人口的大量增长刺激经济发展，意大利<sup>1</sup>的城市再次兴起，贸易逐渐恢复，教廷重获权力，并开始了对抗神圣罗马帝国的长期战争。12—13 世纪，意大利发展出了独特的僭主政治模式。许多独立的城邦国家通过商业繁荣起来，银行业的雏形开始出现，海上共和国兴起。这些城邦国家为发展贸易和自我防卫建立了强大的舰队，为十字军东征提供了有利条件，也借由东征积攒了可观的财富。威尼斯和热那亚不久成为欧洲与东方贸易的主要门户。中世纪晚期，佛罗伦萨发展成为一个高

1 在历史上的很长时间里，“意大利”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没有形成真正的统一国家。

度自治的商业和金融城邦，成为当时欧洲的贸易中心。从 14 世纪开始，以意大利中部的佛罗伦萨为发源地，兴起了一场以复兴古希腊罗马为名，实质上为了改变中世纪社会的严重腐败而重新学习和思考古典文化的文艺复兴运动。

公元 12 世纪，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通俗拉丁语开始正式用于书面写作，使用群体主要是商人和公证人员。由于通俗拉丁语比古典拉丁语更易学习，在贸易繁荣的城市，一批新兴商人开始精于通俗拉丁语读写。商人在学院用通俗拉丁语学习算术、会计、绘图等技能，在商业活动中则时常需要整理账簿、签发收据、开支票、书写商业信函。在这些写作业务中，信件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当时托斯卡纳商人和银行家实力雄厚，业务遍布欧洲，在信件往来中，托斯卡纳方言，特别是佛罗伦萨方言开始向各地传播。

西西里方言也曾辉煌一时。13 世纪初，西西里诗派活跃于腓特烈二世（Federico II di Svevia）的宫廷之中。其诗作内容脱胎于普罗旺斯吟游诗歌的爱情与骑士故事，但西西里诗派摒弃了普罗旺斯语，采用自己的民族语言进行文学创作。13 世纪后半叶，随着西西里王朝的衰落，意大利的文化中心由西西里转到以佛罗伦萨为中心的托斯卡纳地区。

同时期，意大利中部的宗教复兴运动极大地推动了宗教文学的发展。这些宗教文学作品很大一部分是用中部方言写成的，比如佩鲁贾方言、阿西西方言等。阿西西的圣方济各（San Francesco d'Assisi）<sup>1</sup>创作的《太阳弟兄赞歌》（“Cantico di Frate Sole”）就能明显看出翁布里亚方言的影响。

意大利语的语言结构本质上源自 13—14 世纪的托斯卡纳方言。有些语言史学家甚至将 14 世纪的佛罗伦萨方言直接称为“古意大利语”，而非“佛罗伦萨俗语”。在所有意大利方言中，托斯卡纳语在词法和音韵上与古典拉丁语最为相似，因此它与意大利的拉丁文化传统最协调。

但丁（Dante Alighieri）、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和薄伽丘

---

1 阿西西的圣方济各（1182—1226），简称圣方济各，是方济各会（又称“小兄弟会”）的创办者（会祖），知名的苦行僧。



(Giovanni Boccaccio) 是意大利文学的三座高峰, 他们的文学作品开启了几代人关于意大利语标准语范式的思考。第一个正式确立通俗拉丁语地位的人, 是被誉为“意大利语之父”的但丁, 他以古典拉丁语完成了《论俗语》(*De vulgari eloquentia*) 的创作。这部专著的受众是用古典拉丁语写作的文学家们。但丁在书中提出了一种理想的标准语, 并称之为“光辉的俗语”。他逐一考察了意大利半岛十四个通俗拉丁语变体, 认为没有哪一个俗语能够称为“光辉的俗语”, 但每个又或多或少含有标准的因素。最终, 但丁选择以佛罗伦萨方言为基础创作《神曲》(*Divina Commedia*), 由此奠定了俗语的文学性。此后, 彼特拉克的《歌集》(*Canzoniere*) 和薄伽丘的《十日谈》(*Decameron*) 进一步推动了佛罗伦萨方言登上历史的舞台, 同时也引发了长达 6 个世纪的“语言问题”(Questione delle lingua) 之争, 以讨论意大利半岛标准语的范式问题。

公元 14—15 世纪, 佛罗伦萨执政官莱奥纳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 指出, “举止得体的人都应追随佛罗伦萨的语言方式, 因为佛罗伦萨城拥有许多善于使用拉丁俗语的能人, 其他人与他们相比简直是稚童”(Kohl & Witt 1978: 174)。而后, 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 与皮耶罗·德·美第奇(Piero de' Medici) 展开“桂冠之争”的俗语诗赛, 并撰写了《语法观》(*La Grammatichetta*), 促进了俗语的发展。16 世纪, 印刷术的发展将“语言问题”之争推至顶峰。威尼斯作为当时欧洲的印刷之都, 利用得天独厚的印刷和传播优势, 与俗语文学欣欣向荣的佛罗伦萨争夺俗语的标准语地位。

最早确立意大利语语法规则的人是皮耶特罗·本博(Pietro Bembo)。这位威尼斯贵族认为 14 世纪的佛罗伦萨方言是一种优秀的文学语言, 主张向彼特拉克学习诗歌语言, 向薄伽丘学习散文典范。他推崇一种不同于 16 世纪任何口头拉丁语的文学俗语(latino letterario), 用以取代拉丁语, 成为高层次文化的载体。同时, 他反对口语和市井语言对文学俗语的污染, 因此但丁的文学语言并不在标准之列, 因为但丁的用词时而高雅时而粗鄙, 例如《神曲·地狱篇》中就不乏“屁股”“狗屎”“妓女”之类粗俗



语言。贝内代托·瓦尔基（Benedetto Varchi）将希腊古典文学作品翻译成佛罗伦萨俗语作品。他含蓄地批评了本博过于严苛的语言标准，认为16世纪佛罗伦萨俗语的变化是“活语言”自然的发展，不逊于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时代的古典语言。他在《语法篇》（*Gli scritti grammaticali*）中对语言的社会属性和文学属性进行了区分，提出应更重视口语，列举了数百条在希腊文学作品中没有对应说法的佛罗伦萨口语表达，认为俗语相对于希腊语而言更加丰富多样。

16世纪末，秕糠学会（*Accademia della Crusca*）<sup>1</sup>在佛罗伦萨成立，专门区分“面粉”和“糟糠”，即分清“好词”（规范）和“坏词”（不规范）。1612年，秕糠学会出版了《秕糠学会词典》（*Vocabolario degli accademici della Crusca*）。该词典的推出，巩固了佛罗伦萨在意大利的文化霸主地位。

在文艺复兴的辉煌后，17世纪的意大利语发展缓慢。世纪之初反宗教改革（*Controriforma*）的浪潮使得语言形式问题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拉丁语在许多领域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如绝大多数哲学、科学论文都用拉丁语撰写，高等教学完全使用拉丁语。与此相反，意大利语通常只在私人课程的讲义汇编中出现。在语言地位方面，1675年，红衣主教乔万尼·巴蒂斯塔·德·卢卡（*Giovanni Battista de Luca*）撰写了《保护意大利语》（“*Difesa della Lingua Italiana*”）的论文，为意大利语正名，主张使用意大利语。曼贝利神父（*Marco Marcantonio Mambelli*）也于1685年撰写了《意大利语之观》（*Delle osservazioni della lingua italiana*），不同于此前学者对俗语的各种讨论，此书开创性地全面介绍了意大利语的语法体系。

在语言本体方面，在巴洛克文学勃兴的背景下，17世纪诞生了大量

---

1 1582年，秕糠学会在意大利佛罗伦萨成立，旨在纯洁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语言托斯卡纳语。由于该学会成员的努力，尤其是因为彼特拉克和薄伽丘使用过这种语言，用托斯卡纳方言创作的作品成为16—17世纪意大利文学的典范。该学会成员后来以语言上的保守而闻名。





新词，“伊奥尼亚—阿提卡语”（*lingua ionadattica*）<sup>1</sup>的风潮一度对意大利语词汇造成了冲击。有鉴于此，秕糠学会以14世纪托斯卡纳语为基准，先后出版了三部大词典，以词典的形式对意大利语词汇进行规范。语法方面虽未形成统一规定，但不乏学者自发撰写、归纳的语法内容，为意大利语语言学的诞生打下了基础。除上文中已提到的《意大利语之观》外，还有贝内代托·博纳玛特伊（Benedetto Buonammattei）的语法现象分析专著《论托斯卡纳语》（*Della lingua Toscana*），红衣主教斯福尔扎·帕拉维奇诺（Sforza Pallavicino）的《意大利语书写语法提示》（*Avvertimenti grammaticali per chi scrive in lingua italiana*）等。虽然上述方面都没有形成具体的官方语言文书，但都是意大利语及其语言政策形成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内容；其中秕糠学会的贡献尤为突出，学会对语言规范的探讨，成为当时意大利语语言形式之争的重要评判标准。

18世纪各流派学者聚焦于秕糠学会编撰的大词典，就语言标准问题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大词典以14世纪托斯卡纳方言即薄伽丘使用的语言为基准的理念，成为一大批反对派学者攻击的焦点，他们主张使用15世纪以来的“新”语言，且认为语言标准应该顺应时代的发展同步更新。米兰神父保罗·奥诺弗里奥（Paolo Onofrio）就在其《论托斯卡纳语》（*Della Lingua Toscana*）一书中，阐述了语言落入窠臼的危害，并认为好的语言应该保持鲜活，与时俱进。与此同时，学者们对意大利语语法、词法汇编的热情依然高涨，其中弗朗切斯科·索阿韦（Francesco Soave）神父开创了将语法与逻辑推理相结合的新模式，撰写了《意大利语推理语法》（*Grammatica ragionata della lingua italiana*）。另外，“语言法则”（*codice linguistico*）的概念也在18世纪应运而生，语言学开始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出现。

---

1 发源于16世纪末佛罗伦萨的人工语言，常被17—18世纪意大利文人用于消遣，即用相同字母开头的另一词来代替单词的一种说话方式，常有戏谑含义。

## 1.2 意大利语的发展

### 1.2.1 复兴运动时期的语言政策

18世纪后半叶，启蒙思想对欧洲大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拿破仑军队所到之处，客观上促进了当地封建制度的解体。随着工业的蓬勃发展，资产阶级成为推动19世纪欧洲历史发展的主角。在法国统治下，法语成为原托斯卡纳大公国地区的官方语言，法律文件、官方文书均使用法语，意大利社会对此极为愤懑。当局在1809年4月做出让步，宣布在托斯卡纳地区的法庭或公证事务、私人写作中，意大利语可与法语并用，并对维护意大利语纯洁性的作家进行奖赏。

随着意大利复兴运动（Risorgimento）的开展，很多语言学家、文学家加入了讨论的行列，其中包括卡洛·卡塔尼奥（Carlo Cattaneo）、阿莱桑德罗·曼佐尼（Alessandro Manzoni）、尼科洛·托马塞奥（Niccolò Tommaseo）、弗朗切斯科·德·桑蒂斯（Francesco de Sanctis）等知名学者。曼佐尼提出，数世纪以来关于意大利语的讨论已落入寻章摘句的窠臼，新的语言标准不应以文学语言为参照，而应以资产阶级广泛使用的当代佛罗伦萨方言为基础。他推崇“活的语言”，而不只是“美的语言”。他反对过去长时间内意大利文学用语的夸张修饰，并认为在现实社会中，口语具有更高的实用价值，且适用于整个社会。在语言模本的选择上，他认为需要选择一种变化较少且相对稳定的语言，从而采用了佛罗伦萨语。格拉齐亚迪奥·伊萨亚·阿斯科利（Graziadio Isaia Ascoli）对所谓的“现代佛罗伦萨方言”的标准持怀疑态度。1872年，他在为语言科学杂志《意大利语言学档案》（*Archivio glottologico italiano*）所写的序言中，对曼佐尼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但其矛头并不直接指向曼佐尼，而是指向了当时盛行的形式至上的语言纯粹主义。阿斯科利认为，一味遵照佛罗伦萨现有方言，力求语言纯粹，将会导致语言使用的混乱。



在少数群体<sup>1</sup>语言方面，法国大革命以后，欧洲大陆逐渐意识到了语言对个体和集体的重大意义。他们认为，在个体层面，语言是个人身份、个人自由的一部分；在集体层面，语言则是文化认同的一部分，是民族凝聚力的源泉。在此阶段，意大利民族国家对少数群体语言关注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少数群体语言的权利起到了保护作用，甚至有利于地方自治主义的发展。然而随着历史的推进，对语言少数群体的保护最终让步于民族语言统一的需求。

1848年，作为撒丁王国宪法的《阿尔贝蒂诺宪章》(Statuto Albertino)首次申明了语言自主权，其中第62条规定：“意大利语是议会的官方语言，但如果议员所属地方使用法语，或其提出要求，可选择使用法语。”当时，王国内部存在两大民族，分别使用意大利语和法语，前者主要分布于皮埃蒙特、利古里亚和撒丁岛，后者主要分布于尼斯省和萨伏依省，两个民族的聚居区被阿尔卑斯山分隔开。这一条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下诞生的。与同时代欧洲其他国家有关少数民族语言的法律规定相比，1848年宪章第62条的意义相对有限。当时的德国和奥地利都明确规定了对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而意大利这一条款则只涉及政治生活中的议会官方语言和工作语言问题。

由于国家刚刚建立，新政府亟须通过一种全国通用的语言来增强民众的国家认同感，于是开始制定国家语言政策。据图利奥·德·毛罗(Tullio De Mauro)估计，1861年只有2.5%的意大利人能够完全摆脱方言，讲意大利语。这一悲观的数据遭到了阿里戈·卡斯特莱纳(Arrigo Castellani)的反对，他推算当时能够讲意大利语的人有近两百万人，约占总人口的

---

1 本书所指的“少数群体”，并非从民族、族裔或者宗教角度认定的少数群体，而是特指从语言角度认定的少数群体，严格来讲，应称为“语言上的少数群体”。这一概念源自联合国大会第47/135号决议《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Belonging to National or Ethnic, Religious and Linguistic Minorities)。另外，欧盟在有关少数民族语言的法律与文件中，也较少直接使用“少数民族语言”这一概念，而普遍使用“欧洲非通用语”(Lesser-Used European Languages)、“区域性语言”(Regional Languages)、“区域或少数群体语言”(Regional or Minority Languages)等概念。

10%。且不论哪一个数据更加准确，必须承认，意大利统一时全国存在大量的文盲。

撒丁王国于 1859 年 11 月颁布了以时任公共教育大臣加布里奥·卡萨蒂 (Gabrio Casati) 命名的第 3725 号法令——《卡萨蒂法》(Legge Casati)。该法令规定的教育体制随后通用于整个意大利王国，被普遍认为是意大利教育史的重要开端。法令的推行旨在改善当时的文盲现象，同时摆脱天主教会在教育方面的专权，而将权力转交给国家。

## 1.2.2 王国时期的语言政策

### 1.2.2.1 王国时期通用语的建立与推广

1861 年，意大利王国实现了政治统一，但由于历史因素和语言割裂，意大利人民缺乏民族认同感，政治的统一并未带来相应的语言统一。当时的意大利并不存在一种普遍使用的口语，大多数意大利人使用不同的方言，如果想用意大利语表达思想，只能仿照文人所使用的佛罗伦萨方言。

1867 年，时任意大利公共教育大臣埃米利奥·布罗利奥 (Emilio Broglio) 组建了专门解决“语言问题”的议会下属委员会，曼佐尼担任委员会主席，委员会的目标是促进优秀的语言文字和语言发音普及到民众中去。1868 年，委员会颁布了《语言统一与传播方式报告》( *Dell'unità della lingua e dei mezzi di diffonderla* )，将佛罗伦萨方言定为全国通用语。随后委员会颁布了以佛罗伦萨方言为标准的《新意大利语词典》( *Novo vocabolario della lingua italiana secondo l'uso di Firenze* )。在语言的推广过程中，新政府忽视了语言推广的一些必然条件，政策的制定和当时社会的文明程度、经济发展状况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当时，语言推广最重要的场所和媒介分别为学校和大众媒体。《语言统一与传播方式报告》对教师的来源地和教授内容目标进行了明确规定。在大众媒体层面，报纸发挥了绝对的统领作用，1870 年后，大部分报社的报纸都使用了较为标准的意大利语。

统一后的 50 年内，由于政治日趋统一、中央集权加强、全国强制征兵、经济文化科技发展、国家内部移民等因素，意大利的文盲率在 1911